


1982
青春
52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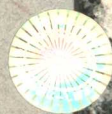
梁晓声

致青年

致青年

To youth
to youth
the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To youth
the
To youth

致青年

梁晓声

◎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ISBN 7-5622-2993-7/I·199

致青年 / 梁晓声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

ISBN 7-5622-2993-7/I·199

I.致… II.梁…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440 号

● 致青年

◎作者:梁晓声

责任编辑:盛超

责任校对:周轶

书籍装帧:迷谷设计室

策划:亚南文化

经销: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瑜路 100 号

电话:027-67867076(发行部)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com.cn>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北京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字数:269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0

版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22.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自序

无论如何，都别忘了自己是青年……

这一本书的编者，是两位青年。其中一位的父母，皆我好友，并且皆是出版工作者。

这一本书的书名，也是两位青年坚持确定的。

而编辑这样一本书的念头，是他们的虔诚夙愿。屈指算来，三、四年前的事了。

专执一念于编辑之事，不肯轻易放弃的青年，总是令我感动的。有时，还令我心生敬意。

所以，我最终同意了出版这样一本书，实在也是由于感动和敬意起了作用。

至今，我已记不清给多少素昧生平的青年的书写过序了。

我想，他们请我写序，是看得起我。

我想，两位青年编辑了一本我的书，也是看得起我。

然而，面对篇目，我不禁自问：只有这么少的几篇么？二十余年来，我为什么没为青年们多写一些呢？

借此机会，我想说——青年，无论如何，都别忘了自己是青年。

青年，你们要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青年！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青年只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青年，才会更虔诚地相信，所谓命运确实是可以改变的；青年只要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青年，什么样的厄运，都难以把他袭击倒！

因为青年本身便是“实力”的另一种说法。

而这另一种“实力”乃是足以改变许多事情包括所谓命运的——可持续性的希冀的基础！

青年，你们有理由不怕老年人所怕之事；你们也有理由不怕中年人所怕之事；尽管老年人比你们多经验；中年人比你们多能力——但你们呵，比中年人多充沛的精力；比老年人多年龄的成本。

这两样是人生的宝贵财富。

若再加上自己是青年的自觉意识，那么命运最终将处在你们自己的掌控之中……

To youth the To youth

目录

- 1 十 自序：无论如何，都别忘了自己是青年
- 1 十 飘扬起你青春的旗
- 5 十 我的少年时代
- 8 十 感激
- 18 十 人性如水
- 25 十 人性和它的意义
- 31 十 初恋杂感
- 38 十 给爱放假
- 41 十 “理想”的误区
- 45 十 平凡的地位
- 53 十 自剖与自白
- 56 十 我如何面对困境
- 60 十 一半幸运，一半迷惘
- 74 十 论寂寞
- 78 十 论教育的诗性
- 88 十 我最初的故乡是书籍
- 92 十 读是一种幸福
- 94 十 读的烙印
- 120 十 人和书的亲情
- 123 十 贫富论
- 132 十 关于“孝”
- 140 十 论“代沟”
- 146 十 人生真相（一）

To youth the To youth

- 151 十人生真相(二)
- 157 十喷壶
- 165 十沉默的墙
- 172 十种子力量
- 178 十文学与青年
- 191 十答宁波大学学子问
- 215 十答《成功》杂志记者问
- 221 十大学生真小
- 227 十走出高等幼稚园
- 230 十为自己办一所大学
- 234 十给妹妹的信
- 239 十给三弟的信
- 243 十给四弟的信
- 247 十给儿子的留言
- 250 十致学子“信评”
- 280 十答学生佳静问
- 288 十答学生小芳问
- 296 十关于《表弟》
- 299 十感觉动物(之一)
- 303 十感觉动物(之二)
- 308 十爱读的人们

飘扬起你青春的旗

青春是短暂的。

当我们“分解”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的人生时，便尤见青春之短暂了。

从一岁到六岁，人哑哑学语，踉跄学步，处在如小猫小狗的孩提时期。除了最基本的饮食需要，再有一种需要那就是爱了，而且需多多益善。孩提时期的人还不太懂得爱别人，无论对别人包括对爸爸妈妈表现出多么强烈的“爱”，也只不过是本能的爱，所需要的爱也只不过是关怀与呵护。

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有着近乎天然的诗性成分。

孩提时期的诗性成分乃是人性的单纯。

一个孩子酣睡在母亲怀里的情形是特别美特别动人的情形；他或她被父亲扛在肩头时的笑脸，是人类最烂漫的笑脸。

一个孩子所依恋的首先还不是父母，而是父爱与母爱。如果一个孩子失去了双亲，倘有另一个女人真能像慈母一样爱这孩子，那么不久这孩子在她的怀里也会睡得像在最安全的摇篮中一样踏实；倘有一个男人真能像慈父般爱这孩子，并且也喜欢将这孩子扛在肩头上，那么这孩子脸上也会绽出同样快活的笑容。

孩子用本能感觉别人对他或她爱的程度。几乎纯粹是本能，

不加入什么理性的判断。但孩子的本能也往往是极其细微的。某些孩子很善于从大人的表情大人的眼里看出爱的真伪。这也几乎是本能，不是后天的经验。

在《悲惨世界》中，小女孩珂赛特夜晚到林中去拎水时第一次遇到了冉·阿让——他说：“我的孩子，你提的这东西，对你来说，太重了一点儿吧。”——于是替她拎着那桶水……

书中接着写道：“那人走得相当快。珂赛特却也不难跟上他。她已经不再感到累了。她不时抬起眼睛，望着那人，显出一种无可言喻的宁静和信赖的神情。从来不曾有人教过她敬仰上帝和祈祷。可是她感到她心里有种东西，仿佛是飞向天空的希望和欢乐……”

珂赛特当时的心情，正是我所言——人性在孩提阶段所体现出的那一种又本能又单纯的诗性啊。

珂赛特当时八岁，倘她是今天中国城市人家的一个孩子，那么她已经该上小学二年级了。

小学时期人有整整六年可度。

小学这一人生阶段的诗性体现在人开始懂得爱别人了。“懂得”这个词不太准确，实际上人生开始就生出对别人的爱来。小学生望着他或她所感激的人，目光中往往充满着柔情了。这时一名小学生的眼睛，无论是男孩或女孩，都是会说话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我认为这一点是从小学时期开始的。

中学时期人已是少男少女了。人生处在花季的第一个节气。这时人生的诗性无须赘言，但这时的人生还不是“青春”。因为这时的人生还缺少青春最本质的特征，那就是生命饱满外溢的活力。

到了高中，人开始形成自己相当独立的思想了。人心里开始萌生出不同于以往的爱意了。这爱意已不再是对别人给予自己的关怀和呵护的回报了，而体现为主动的对异性的暗怀其情的爱慕

To youth the youth

了。也有爱得缠绵难分的情况，但大抵是暗怀其情。此时人生进入了青春期的第一个节气，正如惊蛰的节气之于四月。但高中是通向大学的最后阶梯，但凡是个初谙世事的儿女，都不敢松懈学业上的努力。在中国，尤其在城市，这是人生最诗意盎然的阶段，其实最乏诗意可言。

整整三年的埋头苦读，或者考上了大学，或者遗憾落榜。

此时，当年的孩子十八九岁了。

考上了大学的，自我补偿式地品咂青春。而一到了大三大四，便又为毕业后的人生去向而时时迷惘，惶惑；遗憾落榜的，则难免陷入悲观。

青春有了另外的许多负重感。

如此“分解”起来，看得分明——青春从十八九岁真正开始，一直到一个人组成家庭的时候结束。

有些人做了丈夫或妻子，心理仍然处在六月般美好的青春期。他们青春期的诗性延续到了婚后。他们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但大多数人未必如此幸运。因为做丈夫或做妻子的角色责任，角色义务，因为家庭生活的诸多常规内容，制约着人惜别青春，服从角色的要求……

所以许多中年人回眸人生，常喟叹青春短暂。

而这也正是我的人生体会。

我将青春短暂这一个事实告诉青年朋友们，当然不是想使青年朋友们对人生产生沮丧。恰恰相反，青春既然那么的短暂，处在青春阶段的人，就应善待青春！珍惜青春！

而我最终想说的一——人啊，如果你正处在青春时期，无论什么样的挫折，无论什么样的失落，无论什么样的不公平，都不要让它损害或玷污了你的青春！

青春应该经得起失恋……

青春应该经得起一无所有……

青春应该经得起社会对人生的抛掷……

青春应该经得起别人的白眼和轻蔑……

因为,人在生命充盈着饱满外溢的活力的情况之下都经不起的事,在生命的另外时期就更难经得起了……

我的少年时代

小胡同，大杂院，破住房，整日被穷困鞭笞得愁眉不展的母亲，窝窝头、野菜粥、补丁连补丁的衣服、露脚趾的鞋子……这一切构成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物质的内容。

怎么的，自己就成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了呢？

仿佛站在人生的山头上。五十岁的年龄已正在向我招手，如俗话常说的——“转眼的事儿”。我还看见六十岁的年龄拉着五十岁的年龄的手。我知道再接着我该从人生的山头上往下走了，如太阳已经过了中午。不管我情愿不情愿，我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于是茫然地，不免频频回首追寻消失在岁月里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父亲是建筑工人，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我六岁的时候他到大西北去了。以后我每隔几年才能见到他一面。在十年“文革”中我只见过他三次。我三十三岁那一年他退休了。在我三十三岁至四十岁的七年中，父亲到北京来，和我住过一年多。一九八八年五月他再次来北京，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这一年的十月，父亲病逝在北京。

父亲靠体力劳动者的低微工资养活我和弟弟妹妹们长大。我

常觉得我欠父亲很多很多。我总想回报。其实没能回报。如今这一愿望再也不可能实现。

母亲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就没穿过新衣服。我是扯着母亲的破衣襟长大的。如今母亲是很有几件新衣服了。但她不穿。她说,都老太婆了,还分什么新的旧的,年轻时没穿过体面的,老了,更没那种要好的情绪了……

小胡同,大杂院,破住房,整日被穷困鞭笞得愁眉不展的母亲,窝窝头、野菜粥、补丁连补丁的衣服、露脚趾的鞋子……这一切构成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物质的内容。

那么精神的呢?想不起有什么精神的。却有过的渴望——渴望有一个像样的铅笔盒,里面有几支新买的铅笔和一支书写流利的钢笔;渴望有一个像样的书包;渴望在过队日时穿一身像样的队服;渴望某一天一觉醒来睁开眼睛,惊喜地发现家住的破败的小泥土房变成了起码像样子的房子。也就是起码门是门,窗是窗,棚顶是棚顶,四壁是四壁。而在某一隅,摆着一张小小的旧桌子,并且它是属于我的,我可以完全占据它写作业,学习……如果这些渴望都可以算是属于精神的,那么就是了。

小学三年级起我是“特困生”、“免费生”。初中一年级起我享受助学金。每学期三元五角。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每学期三元五角,每个月七角钱。为了这每个月七角钱的助学金,常使我不知如何自我表现,才能觉得自己是一个够资格享受助学金的学生。那是一种很大的精神负担和心理负担。用今天时髦的说法,“活得累”。对于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我,由于穷困所逼,学校和家都是缺少亮色和欢乐的地方……

回忆不过就是回忆而已。写出来则似乎便有“忆苦”的意味儿。我更想说的其实是这样两种思想——我们的共和国毕竟在发展和发达着。咄咄逼人的穷困虽然仍在某些地方和地区存在着,但就大多数人而言,尤其在城市里,当年那一种穷困,毕竟是不普遍的了。如果恰恰读我这一篇短文的同学,亦是今天的一个贫家子弟,我希望他或她能产生这样的想法——梁晓声能从贫困的童

年和少年度过到人生的中年,我何不能?我的中年,将比他的中年,是更不负年龄的中年哪!

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十分幸福,无忧无虑,被富裕的生活所宠爱着,固然是令人羡慕的,固然是一件幸事。我祝愿一切下一代人,都有这样的童年和少年。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不是这样,也不必看成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不必以为,自己便是天下最不幸的人了,更不必耽于自哀自怜。我的童年和少年,教我较早地懂得了许多别的孩子尚不太懂的东西——对父母的体恤,对兄弟姐妹的爱心,对一切被穷困所纠缠的人们的同情,而不是歧视他们,对于生活负面施加给人的磨难的承受力,自己要求于自己的种种的责任感,以及对于生活里一切美好事物的本能的向往,和对人世间一切美好情感的珍重……

这些,对于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有益处的。也可以认为,是生活将穷困施加在某人身上,同时赏赐于某人的补偿吧。倘人不用心灵去吸取这些,那么穷困除了是丑恶,便什么对人生多少有点儿促进的作用都没有了……

愿人人都有幸福的童年和少年……

感激

我回头向自己的人生望过去，不禁哑然，继而肃然，继而内心充满一大片感动！——怎么，原来在我的人生中，竟有那么多那么多善良的好人帮助过我，关怀过我，给予过我持久的或终生难忘的世间友爱和温情么？

有一种情愫叫做感激。

有一句话是“谢谢”。

在年头临近年尾将终的日子里，最是人忙于做事的时候。仿佛有些事不加紧做完，便是一年的遗憾似的。

而在如此这般的日子里，我却往往心思难定，什么事也做不下去。什么事也做不下去我就索性什么事也不做。惟有一件事是不由自主的，那就是回忆。朋友们都说这可不好。这就是怀旧呀。怀旧更是老年人的心态呀！

我却总觉得自己的回忆与怀旧是不太一样的。总觉得自己的回忆中有某种重要的东西。它们影响着我的 人生，决定着我的 人生的方方面面是现在的形状，而不是另外的形状。

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了，我之所以频频回忆实在是因为我内心渐渐充满了感激。这感激是人间的温情从前播在一个少年心田的种子。我由少年而青年而中年，那些种子就悄悄地如春草般在

我心田上生长……

我感激父母给我以生命。在我将孝而未来得及更周到地尽孝的年龄，他们先后故去，在我内心里造成很大的两片空白。这是任什么别的事物都无法填补的空白。这使我那么忧伤。

我感激我少年记忆中的陈大娘。她常使我觉得自己的少年曾两位母亲。在我们那个大院里我们两家住在最里边，是隔壁邻居。她年轻时就守寡，靠卖冰棍拉扯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长大成人。童年的我甚至没有陈大娘家和我家是两户人家的意识区别。经常的，我闯入她家进门便说：“大娘，我妈不在家，家里也没吃的，快，我还要去上学呢！”

于是大娘一声不响放下手里的活，掀开锅盖说：“喏，就有俩窝窝头，你吃一个，给正子留一个。”——正子是他的儿子，比我大四五岁，饭量也比我大得多。那正是饥饿的年代，而我却每每吃得心安理得。

后来我们那个大院被动迁，我们两家分开了。那时我已是中学生，下午班。每提前上学，去大娘家，大娘一看我脸色，便主动说：“又跟你妈赌气了是不是？准没在家吃饭！稍等会儿，我给你弄口吃的。”

仍是饥饿的年代。

我照例吃得心安理得。

少不更事，从不曾对大娘说过一个谢字。甚至，心中也从未生出过感激。

有次，在路口看见卖冰棍的陈大娘受恶青年的欺负，我像一条凶猛的狼狗似的扑上去和他们打，咬他们的手。我心中当时愤怒到极点，仿佛看见自己的母亲受到欺辱……

那便算是感激的另一种方式，也仅那么一次。

我下乡后再未见到过陈大娘。

我落户北京后她已去世。

我写过一篇小说是《长相忆》——可我多愿我表达感激的方式不是小说，不是曾为她 and 力不能抵的恶青年们打架，而是执

手当面地告诉她——大娘……

由陈大娘于是自然而然地忆起淑琴姐。她是大娘的二女儿。是我们那条街上顶漂亮的大姑娘。起码在我眼里是这样。我没姐姐，视她为姐姐。她关爱我，也像关爱一个弟弟。甚至，她谈恋爱，去公园幽会，最初几次也带上我，充当她的小伴郎。淑琴姐之于我的人生的意义，在于使我对于女性从小培养起了自认为良好的心理。我一向怀疑“男人越坏，女人越爱”这种男人的逻辑真的有什么道理。淑琴姐每对少年的我说：“不许学那些专爱在大姑娘面前说下流话的坏小子啊！你要变那样，我就不喜欢你了！”——男人对女人的终生的态度，据我想来，取决于他有没有幸运在少年时代就得到种种非血缘甚至也非亲缘的女人那一种长姐般的有益于感情质地形成的呵护和关爱，以及从她们那儿获得怎样的潜移默化教育。我这个希望自己有姐姐而并没有的少年，从陈大娘的漂亮的二女儿那儿幸运地都获得过。似姐非姐的淑琴姐当年使我明白——男人对于女人，有时仅仅心怀爱意是不够的，而加入几分敬意是必要的。淑琴姐令我对女性的情感和心理从小是比较自然的，也几乎是完全自由的。这不仅是幸运，何尝不是幸福？

细细想来，我怎能不感激淑琴姐？

她使当年是少年的我对于女性情感呵护和关爱的需要体会到温馨、饱满又健康的获得。

一九六二年我的家加入了另一个区另一条街上的另一个大院。一个在一九五八年由女工们草草建成的大院。房屋的质量极其简陋。九户人家中七户是新邻居。

那是那一条街上邻里关系非常和睦的大院。

这一点不惟是少年的我的又一种幸运，也是我家的又一种幸运。邻里关系的和睦，即或在后来的“文革”时期，也丝毫不曾受外界骚乱的滋扰和破坏。我的家受众邻居们帮助多多，尤其在哥哥精神分裂以后。倘我的家不是处在那一种和睦的互帮互助的邻里关系中，日子就不堪设想了。

我永远感激我家当年的众邻居们！